



一味特效药

□林霞

老师和医生,这两种职业某种程度而言有点类似。医生是给病人治病,老师是给心灵治病。医生要根据病情变化对症下药,老师要根据班级的不同、学生的不同或同个学生不同阶段情况对症下药。此外,当医生是有风险的,当老师同样有风险。

那天的毕业聚会,班里考进警校的学生竟拉着来祝贺的根本不认识的酒店经理大声吼:“我要当警察啦!要捉小偷了!你说,我厉不厉害?”“厉害,厉害!”酒店经理看他有醉意,连声应答。那个学生又一手拉着经理,一手摇摇晃晃指向我,“都是她,如果没有她,我就不可能考上警校……全靠她……”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向众人嚷嚷着,在场的我,有无奈,有感动,也很感慨。我哪有他说的那么神奇,不过是恰好陪伴了他一小段成长之路,下了味“药”而已。

高二重新组班后第一次期中考试,他的校排名第145,班级排名第42(全班47人);他最后的高考成绩——校排名第22,班级排名第8。从成绩排名看,的确发生了巨变。

他尊重老师,孝敬父母,人缘较好,聪明、爱笑,但又有点小叛逆——不服管、贪玩、学习不用功。他的最大特点是:不分场合,不分时间地爱讲话。他所到之处,能把周边的人带“嗨”。不只下课“嗨”,有时课上也控制不住要“嗨”。因为这,自身成绩没提高不说,还影响了一批人。于是,我想尽办法安置他的位置。教室的四个角落坐遍,最后只能安排他坐在讲台边,至少一面是讲台,离老师也近。但他偶尔还是会趁老师转身,跟相隔甚远的兄弟们微笑、点头、打招呼,一看到老师转身,马上讪笑以对。好在他尊重老师,被老师瞪眼、批评后,能收敛一会儿,但从不长记性。

他聪明,但正因为爱讲话这个坏习惯,拖了后腿,不但成绩没提高,还影响着班级学风。毕业后,他有次跟我说,当时高二,我多次找他谈话,每次都跟他说:“成绩不好,还这么调皮,喜欢被别人当笑话看吗?”我问:“是不是每次谈完就忘了?”他说:“没呢!都记得,只是成长没那么快……”就这样,高二这一年他一直在犯错,一直在被我找谈话。

究竟是什么时候,又是什么让他真正发生改变,最后考进警校呢?我回顾了他的高中历程,除了高二谈话的缓慢入“药”,高三四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,起了关键“药效”。

第一次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错误行为的严重性,想彻底改变的,应该是在高三第一次选考冲刺的那个月。因为马上要参加首考,我在班级里反复强调夜自修纪律,要求他们晚饭后需安静地坐在教室里。

那天晚上,我在家通过监控查看夜自修前的班级状况,只见所有同学都已坐在位置上复习,他却带着几个“兄弟”在教室后面闹。于是,我压着火气,通过监控提醒他们回到自己的位置。当他坐回位置时,又拿起白板的遥控器,用红外线对着监控照了照(事后他解释说,是想跟我打招呼)。当时我气血上涌,心想:真是顽劣不化,得另想法子了。

后来,我用手机录制了那段玩闹的视频。第二天一大早到校后,也没叫他谈话。一言不发的我,来到讲台前,开了多媒体。可能是我的反常让他开始有点不安,同学们也都安静地交着作业。我看了下教室,人已到齐,就直接点开昨晚的视频。或许是从没见过我这么生气且不留面子地公开“处刑”,或许是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角度观看自己,看到视频里小丑似的自己,他第一次低下了头。

放完视频,我对着他,放出“狠话”:“如果你不想学,今天开始夜自修不用来了。大家同窗一场,不要耽误了其他同学。再闹的话,我也会将视



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

频直接发给你爸爸妈妈。”

那天下午放学,他来到了我的办公室,低着头,跟我道歉并解释说,当时只是想着跟他们说说话,没想到视频里的自己是这样的。他说他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,也认识到自己错了。我不似以往那样,他一承认错误,就开始批评,既而原谅,我决定下一剂“猛药”。于是继续做着自己的事,不理他。他看我不说话,一副恨铁不成钢,好像要放弃他的样子,有点慌了,带着哭腔说:“老师,我真的知道错了……我写保证书,如果再控制不住自己,你就让我回家。”

过了好一会儿,看他态度诚恳,我冷冷地问:“真的知道错了?”

“真的知道了。”

“今晚夜自习不能上,明天先交保证书再说。”

他应诺着,离开了办公室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他拿着写得满满的两张半保证书到我办公室。我依然冷冷地说:“只说做不到的话,你就别放我这。”他小声说:“我肯定改。但习惯了,一下完全改有点困难,老师你要帮帮我,允许我慢慢改。”这倒是大实话。于是我说:“可以,但不允许你再主动找其他人,一有犯错想法,得立马改正。”

此后,我发现他真的能坐住了,除了上厕所,下课也没出去,就只坐在自己位置上学习。几个以前经常和他一起玩的“兄弟”,刚开始还想叫他去玩,他看看我,拒绝了。多次被拒绝后,那几个也最终作罢。擒贼先擒王,最喜欢闹的要学习了,另外几个爱玩的,也慢慢感受到了高考临近的危机,静下来看书做题了。就这样,班级逐渐形成了浓厚的备考氛围。

第二件加快他成长的事,应该是目标的确立。临近期末的一天课间,他来到我办公室,跟我说想考浙江警察学院。我深感欣慰,马上着手帮他查看上一届浙警的录取分,发现他目前的分数很接近。于是,我鼓励他:“这个目标跟你的实力很接近,只要努力,一定会考上的。”他听后,神情非常喜悦和渴望。但马上又不自信地问:“会不会其他好的学校报名的人很多,那我的分数可能不够。”我继续鼓励他:“你有你的优势,体能好。录取人数有几十个,并不是其他学校报考警校的同学都比你优秀。更何况,我们还有一段复习时间,可以继续提升分数,只要你肯努力。”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,走出办公室时,充满了决心和希望。

此后,他一边加强文化课学习,一边抽空进行体能训练,时间安排地更紧凑了。几个“兄弟”在他的影响下,也萌生了要考警校的想法。晚饭和夜自修上课前,再也见不到他们打闹的身影,操场上却多了几个体测项目训练的身影。临近体测时,我允许他们请假去训练,让他们有不用上非主课的特权。他们明白,这是我对他们梦想的尊重和重视。于是,他们更努力地去争取每一天的进步。

第三个时间点,是学校举办成人礼之时。那天,学校请来了当天生日学生的父母,他的妈妈也受邀来到了现场,在成人礼上给了他成就梦想的生日祝福。其间有个高考励志演讲环节,他和几个“兄弟”也上了台,在全校师生的见证下,许下了高考目标分数和想考的高校。

回到班级,我和全班同学又给他安排了生日仪式:点蜡烛、唱生日歌、许愿、祝福、切蛋糕……这一天,一连串的仪式感让他的身心都充满了力量,更有了勇往直前、不留退路的决心。

这一天,我送他一张印有浙江警察学院校园的明信片,以及一颗就读浙警的学长练习打枪后的子弹壳。他的梦想,伸手可触。

最终让他拥有进警校的敲门砖,应该是他的体能测试分。5月的那天,我接到他来自杭州的电话。隔着电话,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激动和兴奋。他说:“老师,我考了298分啦!”

满分300分,他考了298分!我发自内心地和他一起欢呼。怕他得意忘形,一回校,我又找他谈话,除了替他高兴外,也告诉他:“有了这体测分的优势,文化课更要努力,考不进的话,就丢大脸了。”我也提醒他,还有和他考得一样好的人,但体测已成定局,接下来比拼就是文化课,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。他说:“老师,我知道的,我会继续努力。”

的确,之后他很低调地更努力了。正因为这样的努力和改变,高考分数出来后,他如愿以偿踏入了浙江警察学院的大门,成为了一名预备警察;正因为一直以来的陪伴成长,让他最后一天要离开学校时,又回到教室,舍不得离开这里;正因为这样的成长,让他成了一名优秀的警校学员。一获得荣誉,第一时间告诉我,并跟我保证:一定不给我,不给学校丢脸。

那年,他的两个“兄弟”也跟他一起考进了警校。亚里士多德说:“教育的根是苦的,但其果实是甜的。”

若教育有一味特效药,我开的处方是——以心换心、共同成长。

(作者为舟山市田家炳中学数学老师)